

素朴而感伤的灰

文/朵渔

我在想,如何为自己的观感写下第一句话。第一句,类似于涂抹在画布上的第一笔。面对画布那种浩瀚的无命运的空,甫一落笔,某种宿命就被唤醒了。犹疑,在于对画布上那种空的敬意,在于对自我霸权的取消,谦卑。我不知道吕德安在涂下他的第一笔时,是否也会心存犹疑。他不是个迅疾的画家,似乎对什么都不太有把握,无论是写诗、作画,还是面对人群和世界。但他相信过程本身。因此,当落下犹疑的第一笔之后,他会奋不顾身地投入,某种确然性遂悄然形成。我时常想起他开着自己的小车独自北上的情形。在经过多年的犹疑后,他突然决定开始一段专业画家的生涯。他驾车行驶四千里,从福州到北京,带着锅碗瓢盆和决心,那种决心绝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,也绝非一城一池可换取的。

我去过他的工作室,看到墙边堆放着厚厚一摞画框,像一堆刚刚打制的工具,就等着新麦开镰。记得我曾建议他先画点小幅人物肖像,以解决生计。他看着房门前忙碌的麻雀,若有所动,但终究没有涂下那一笔。

在当下,画抽象作品总显得危险而不合时宜。瓦釜雷鸣中,人们对真正的天才也会投去怀疑的目光。如果主动去迁就某些东西,得到的回报总是很及时。德安独自与世界对话。当画家一意孤行到仅仅诚实于自己的信念,那些怀疑的目光大概也忍不住要尊敬他了,因为这种信任就来源于那种一意孤行的诚实。

在德安的画作前,作为一个观者,如他所言,让我们重新回到“看”,仅仅诚实于自己的眼睛,不要跟任何的风格、流派、主义较劲,感动总是油然而生。充满灵感与神秘的《光的缝隙》,深沉、真挚的《向保罗策兰致敬》……我能想到的只有席勒的“素朴”——这个为诚挚的天才们所命名的赞词。

在这个时代,素朴往往更能照见我们的猥琐和贪念,让我们倍感羞愧。

德安的笔下都是些简单的事物,石头、大海、光和大地。画面大多呈现一种单色调的灰——青灰、铅灰、深灰、灰白、灰蓝、五十度的灰等。他的灰里仿佛暗藏着全部的丰富性,

仿佛有光透过。

德安笔下的灰不是一种纯然感性的灰,总能将其转向一种沉思,并为我们带来莫名的感伤。

抽象作品在其表现方式上更易于表达观念、理念,而德安却反其道而行之,即便是一些高度抽象的题材,诸如《风向》、《近景与远景》之类,他也能表达得素朴天然,感人至深。素朴的天才拜天性所赐,纯然感性来完成自己,他感人的力量在于此,局限性往往也在于此。过于依凭天然与心性,依凭自然与现实,往往会被平庸松弛的现实所俘获,而感伤则易失之于“过度”。感伤开始的地方,正是素朴结束之处,二者的结合,才是对各种局限与平庸的有效疗救。德安的妙处,在于他将素朴增高了一米,带我们迈进感伤之门。

感伤与素朴往往基于个人天性,而二者又像磁石的两极相互吸引。我知道德安拥有一批隐秘的感伤主义的倾心者,就像一只忧郁的狗更容易爱上一只灰雀。■



宁静
画作/格拉西

倒淌的河流

文/朱红梅

吴苏媚的游记散文有种天然的难度,在她散漫如闲话家常的语言背后,涌动着生活的潮汐,她的所言所行所悟,如一径河流,却呈现出倒淌的姿态。

她的独自行走,即是她抵达自由彼岸的摆渡方式,她用尽力气只是为了抵制和反抗平庸之恶。她致力于为人减负,果敢地对自己的生活修枝剪叶,回归一种简单和节制的人生。

她的文字带领我们走向了丛林深处,不仅是自然的丛林,更是人类的丛林……她勾引出人类禀赋中就有的冒险精神,和对未知的某种恐

惧,那种向不可预知的危险挑衅的态度,让人不自主地心惊肉跳,却又暗自欢喜。

在通往自由的路上,可能遇到的最大的逆境往往源于自身:自私、无知、怯懦……这些蛰居在内部的因素才是阻挡自我获得自由的根源所在。所以,她文字记录下的每一段旅程都是一次次的交锋,外界和自我,好的“我”和那个不怎么样的“我”……正是在这种悲喜交集的复杂体验中,将自己的弱点和痛处,看得明明白白。她是在借助文字,来完成对于自己的梳理和清算。

置身于喧哗的时代列车上,每个人都习惯性挟持着前进。蓦然看见一个人,在文字搭建的静谧时空里,自己与自己对话、搏斗着,总有种莫名的感动。而这感动之下的心理活动,才是文学与心灵真正相关之处。

所以,她解放的不只是她自己,那些被她的行动或文字所感动的人,在心里某种平衡被打破时,已迈出了不寻常的一步。文字的力量也许微弱,但只要它的存在还能激起一些人尝试的愿望,尝试着“去聆听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声音”,那它的意义就已经得以体现。■

在孤岛上读书

文/黄发有

波兰铜版雕刻大师 Tadeusz Szumarski 创作了不少雕版小品,他的藏书票富于想象力,别开生面。在我的藏品中,有一幅他创作的以孤岛读书为主题的藏书票,这幅1991年的作品有他的亲笔签名,票主为 Andreas Selle。在主体图案中,一座孤岛矗立在海面上,孤岛的崖壁上设有大小不一的布棚,让登岛者可以驻足歇息。在小岛顶端的凉棚下,建有一座精致的小屋,这真是读书静思的好地方。在小岛与大陆之间,只有一架颇为陡峭的悬索桥。通过这座小桥,可源源不断补充新书。这幅藏书票意境独特,将不少读书人内心缥缈的梦想,转换成了生动有趣的画面。博尔赫斯曾充满自豪地宣称:“我一生都是在书籍中旅行。”

说起孤岛,总会让人想起笛福的《鲁滨孙漂流记》。“不成功决不放手”的鲁滨孙不仅在荒岛上存活下来,而且成功回归文明社会。新西兰的汤姆·尼尔是现实版的鲁滨孙,他两次漂流到苏沃罗夫岛,从1952年10月7日到1954年6月24日,再从1960年4月27日到1963年12月末,在荒岛上度过了五年多的独居生活。他在上岛之前除了准备各种工具和蔬菜种子之外,因怕岛上的老鼠,带上了两只猫;还带上耐火的大

石头,为了在岛上垒筑一座炉灶。在孤岛上,离不开书的陪伴。他带上了笛福、史蒂文森的作品,还有弗里斯比的《希望之岛》等。写下了颇有传奇色彩的《孤岛漂流记》。

关于孤岛读书的故事,还有不能忽视的悲情版本。拿破仑在兵败之后,两度被迫辟居荒岛,先在厄尔巴岛上困守了近一年,后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。他在岛上研读起了诗文,喜欢看《荷马史诗》、埃斯库罗斯的《阿伽门农》和弥尔顿的《失乐园》等。当载着图书的小船抵达小岛时,拿破仑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。他看书很快,一小时就能翻完一本,看完就扔到地板上。他在岛上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口述历史,追忆和反思滑铁卢战役,在沉痛中于心不甘。这个曾纵横欧洲的末路英雄,最终长眠于荒岛之上。

黄集伟曾为电台主持了“孤岛访谈”,受访的嘉宾只能带一本书和一张CD光盘去孤岛。在受访者中,有的人说想在孤岛上看见满天繁星,有的人说想把《辞海》背下来,有的人说想种一片菜地……王小波说到他最喜欢的书是奥维德的《变形记》,最喜欢的音乐是卡朋特和玛丽凯琳的歌。热爱自由的王小波并不喜欢“孤岛”,他说:“因为‘孤岛’虽然照



孤岛读书 黄发有提供

你所说‘衣食无忧’,还有各种好处,可是去了就出不来了!好像丧失自由似的——我还是不喜欢到一个丧失了自由的地方去呀!”

女诗人伊蕾有一首诗《在“孤岛”上》,“孤岛”在她笔下成了爱神的天地:“我已不愿再往前走/这‘孤岛’就是最美丽的风景/任时间的潮水在它四周涨满/任它像石舟在潮水中飘零或者沉没”。■

应该致敬的是他的初心

文/庞余亮

记得苏童在一次演讲中说,成绩斐然的江苏作家群是“白象似的群山”。套用苏童先生的比喻,我想把在沉默中耕耘的作家们比成“菩萨凝视的岛屿”。

——为什么用到这样的比喻?

文学,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菩萨。而岛屿则是平原上特有的地理景色,亦是作家在尘世淤泥中的那种坚持。被文学菩萨凝视过的岛屿,春夏秋冬,都有不同的景色,黄菜花,紫云英,眨眼睛的豌豆花,如雪一样的芦花——

作家陈社就是其中一座无法忽略的岛屿。

无法忽略,不仅仅是那《艰难的父亲》,更有那用烈酒般友情写成的《我与一清》《我看增耀》。

真情的水,包围着真情的岛屿。

“我所选择或应约评论的作者、作品,鲜有当时位重名显、浓墨重彩的。这些作者,或为正默默耕耘头角未露者,或为已去职退隐归于沉寂者,或为自甘寂寞不事张扬者……”

“鲜有”是陈社先生的不凡之处。依他的笔力,不去关照这些“未露者”“沉寂者”,而去关注那些炙手可热的“角儿”,会得到更多的光环,可他,他关照的是岛屿周围的“水土”和“本土植物”。

如果陈社是一个农民的话,绝对是那个做到颗粒归仓的优秀

农民。

颗粒归仓,是他的顶真之处,也是他的可爱之处。也正是因他无私而温暖的关照,岁月反而无私地眷顾了他的文字,多年之后,他文字中的那友谊和人性的温暖没降低半度,反而给泰州文坛贮藏了一眼秘密的温泉。

——这是有着陈社先生私人印记了一眼温泉。

翻阅《向平凡致敬》的文稿,我突然想到,在唱片业中,有一种说法,依照销路来定的,金唱片,白金唱片,直至钻石唱片。在我看来,《向平凡致敬》应是也必须是收了陈社50支“歌”的钻石唱片——

这是有着家园感的作家,在视力和生活所及的范围里,一如既往地传递着自己的温度,他所阅读的人……通过此书,都成了我们的知己。

这个年月,“知己”一词,已成珍稀。而在这本书里,“知己”遍地,因先生的敞开,体贴,他和我们一起,会成为和徐一清一起仰望平原鹰的岛屿。那些曾经的那些我们馈赠的,现在反过来拓展了我们生命的边际,向无限向远方,继续。

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这是《华严经》里的话,可送给我们一起老去的读者的话。

向平凡致敬,向生活致敬,向先生致敬,更应该致敬的是他永不忘记的初心。■